

SHIJIE KEHUANXIAO SHUOJINGPINCONG SHU

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

颠覆帝国的阴谋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著 任泳 施苏农译



●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

颠覆帝国的阴谋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著

任泳 施苏农译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闽)新登字 06 号

颠覆帝国的阴谋

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

任 泳 施苏农 译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安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8.888 印张 2 插页 164 千字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5 次印刷

印数:63501—73580

ISBN 7—5395—0414—5

I·51

定价:8.70 元

内 容 提 要

约瑟夫·施瓦茨从他熟悉的地球上永远消失以前的两分钟，正在芝加哥郊外令人赏心悦目的大街上散步，想念他的家人。

他是个平凡的人，善良的人，讲求实际的人，从来没有什么疯狂飞行的幻想。

所以，当他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个破布娃娃的时候，他只是微笑着抬腿跨过……

这是他所能回忆起的唯一情况了。

他不知道这是他在地球上生活的最后一幕……后来，他在另一个新世界里开始了可怕的旅程，在这个世界里，20世纪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前 言

在90年代第一春里，我们选编了这一辑以太空故事为主的“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作为奉献给少年朋友的一份礼物。

科幻小说在国外拥有大量的读者群，尤其深受8至16岁少年儿童的喜爱。近几十年来，欧、美、苏、日等国科幻小说作家辈出，他们的作品风靡世界，往往一版再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研究和推动科幻小说的发展，各种国际性的机构也相继成立。1969年在巴西，1970年在日本先后召开了国际科幻小说讨论会；1976年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科幻小说作家大会，并成立了世界科幻小说作家协会；许多国家也先后成立了各国的科幻小说协会，出版了各种刊物，还设立了各种奖金或评奖活动，以鼓励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品。

纵观一百多年来科幻小说的发展，科幻小说也经历了几起几落，并逐渐地趋向成熟。当代的科幻小说，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创作形式上都不断地扩展和拓新，其想象力的丰富大胆，情节的曲折惊

险，都是早期科幻小说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当代高科学技术在航天航空、电子、化学等各个领域的突破和创造性的应用，也为科幻小说家展示出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和更为灿烂的远景，并且使得科幻小说日益走上了与正确的科学发现及科学预想相结合的道路。许多曾经只是科幻作品预言的事物，今天都早已成为现实。比如，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写作的《从地球到月亮》、《80天环游地球》及《海底两万里》等科幻作品，刚一出版即引起轰动，被看作是一种大胆的形象。但在今天，人类登上月球、宇宙卫星探测太空星体，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现在无论陆地、海上或空中，环游地球一周已毫不稀奇，而当代的宇航科学无论是在技术研究还是在工艺制造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所有这一切，都为科幻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为深厚的基础，使之有望登上一个个新的台阶。

80年代初，科幻小说在中国也曾经风行一时，不久，又走入低潮，几至销声匿迹。这其中的原因，我们不想在这里探究。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优秀的、健康的科幻小说是有其独特魅力的。它能对激发少年儿童想象力、开阔他们的视野、促进他们的科学探索精神起到有益的作用。

为此，我们在目前科幻作品仍不景气 的情况下，大胆选编了这一辑以太空故事为主的科学幻想

小说，并且准备在以后陆续推出其他系列的健康、有益且能引人入胜的科幻作品。我们相信，此举一定会受到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的支持，得到广大的热爱科学、有志于探索未知世界的少年读者的欢迎。

我们这样期待着。

编 者

1990年春

目 录

1. 两步之间.....	1
2. 处置陌生人.....	15
3. 一个世界，还是许多世界.....	27
4. 捷径.....	43
5. 不自愿的志愿者.....	57
6. 夜间的忧愁.....	75
7. 同疯人们谈话吗.....	86
8. 在芝加的会集.....	99
9. 芝加冲突.....	114
10. 对一些事件的说明.....	131
11. 起了变化的大脑.....	144
12. 杀人的大脑.....	162
13. 华盛的蛛网.....	175
14. 第二次会见.....	189
15. 优势没有了.....	204
16. 选择你的立场.....	218
17. 改变你的立场.....	234
18. 决斗.....	251

19. 期限逼近.....	264
20. 期限到了.....	278
21. 期限过了.....	295
22. 好日子即将来到.....	306

1. 两步之间

约瑟夫·施瓦茨从他熟悉的地球上永远消失之前两分钟，正在芝加哥郊外一条令人赏心悦目的大街上漫步，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吟诵着布朗宁的著名诗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挺怪，因为施瓦茨在擦肩而过的行人眼中，决不像是一个能吟诵布朗宁诗句的人。他完全没有受过所谓的“正规教育”，他的外貌就像他本人：退休裁缝。不过，施瓦茨生性好奇，见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从不吝惜精力。他对知识兼收并蓄，企图涉猎所有领域。他那神奇的记忆力能把所读过的都牢牢记住。

比如，罗伯特·布朗宁的名诗《本·埃兹拉博士》，他年轻的时候曾读过两遍，当然就记在心头了。时隔多年，大多数的诗句已经模糊不清，但开头三行近几年来却一直和他的心脏一起跳动。1949年初夏的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施瓦茨在自己寂静的思维堡垒深处，吟诵起这三行诗。

跟我一起老去！

最好的还在后面，

生命的最后，为了它才造成最初……

施瓦茨对此深有感受：青年时代他在欧洲奋斗；成年后又渡洋到美国，历尽沧桑；而晚年的生活则又宁静又舒适。他有了自己的寓所和钱，他能退休了。于是，他就退休了。他的妻子身体硬朗，两个女儿顺顺当当地结了婚，一个小外孙陪伴他欢度晚年。他还有什么可操心的呢？

当然，这个世界上还有原子弹，还有人在鼓噪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过，施瓦茨却是个性本善的笃信者。他认为再也不会再有战争了，地球也不会由于可怕的原子弹爆炸而变成太阳般的地狱。正因为这样，他每遇见孩子，总是宽容地朝他们微笑，默默祝福他们能迅速，但不过于艰难地度过青春，安享和平的晚年。

在人行道的中央躺着一个碎布娃娃，犹如被人遗忘了的弃儿，微笑中流露出冷漠的神情。施瓦茨抬脚正要跨过，可还没有来得及落地……

核研究所座落在芝加哥的另一端。所里的人们也许早已提出过有关人性的基本价值的各种理论，可又对此感到有些惭愧，因为到目前尚未设计出可以衡量人性的仪器。不过，每当他们想到这一点时，总是祈望上天显灵，以防人的本能（还有该死

的足智多谋)把每次无害而有趣的发明转变成杀人武器。

然而，在必要的时候，即使是同一个人，一方面他由于良知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而去从事核研究，尽管这种研究也许有一天会把半个地球毁掉；但另一方面，他也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一位并非重要人物的同伴的生命。

正是那位化学家身后的蓝光首先引起了史密斯博士的注意。

他走过那扇掩着的门，凝视着那道蓝光。化学家是位乐呵呵的青年人。他一面吹着口哨，一面倾斜着一只量杯，杯里溶液的体积已经测量过。一种白色的粉末在溶液里缓慢地上下翻滚，渐渐溶解，一时间一切都很正常。随后史密斯博士的直觉促使他率先停下脚步并采取行动。

博士冲进房间，一把抓起码尺，将书桌上的东西一古脑儿抹到地板上。熔化了的金属发出尖厉的嘶嘶声。他感到有一滴汗珠滚到了鼻尖。

年轻人茫然地望着水泥地板，银色的金属顺着地板凝成薄薄的星星点点，还在散发着强烈的热量。

“出了什么事啦？”他有气无力地问道。

史密斯博士耸耸肩。他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告诉我……这儿在干什么事？”

“什么也没干，”化学家抽泣着说，“那只是原铀的样品。我正对电解铜进行鉴定……我不知道会出事。”

“无论出不出事，年轻人，我能把目睹的情况告诉你。那只铂熔炉出现了电晕光，还放出强烈的辐射。铀，你说的是铀吗？”

“不错，但那是原铀，没有危险。我是说最高纯度是裂变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不是吗？”他伸出舌头，很快地舔了舔嘴唇，“您以为这是裂变吗，先生？那不是钚，而且也没遇到撞击。”

“另外，”史密斯博士沉思了一下说道，“数量上不足以发生裂变，至少不够我们所知的数量。”他眼睛盯着皂石书桌，注视着大柜上起了泡的油漆和水泥地上的条状银色金属污痕。“不过，铀要在摄氏1800°左右才会熔解，同时，我们对核现象还不够熟悉，不能轻易得出结论。然而，可以断定，这地方肯定到处都弥漫着放射性物质。那金属冷却以后，年轻人，最好把它铲下来，收集起来，再作彻底分析。”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周围，然后走到对面的墙，不安地摸着墙上齐肩高的一个地方。

“这是什么？”他问化学家，“它一直在这儿吗？”

“什么，先生？”年轻人紧张地向前跨了几

步，仔细地察看老人手指的地方。这是个小洞，像被一枚很细的钉子钉进墙后又拔出来留下的孔眼，但穿透了建筑物的灰泥和砖头，因为透过小洞，看得见日光。

化学家摇了摇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小洞。不过，先生，以前我也从没留心过。”

史密斯博士什么也没说。他慢慢地转身走回去，走过那架恒温器。这是只用薄铁皮制成的平行六面体箱子。搅拌器在马达带动下飞速转动，恒温器内的水打着旋涡；与此同时，作为散热器的水下电灯泡在水银继电器有节奏的卡嗒卡嗒声中忽明忽暗，令人心烦意乱。

“嗯，怎么回事！以前也在这儿的吗？”史密斯博士用指甲在恒温器宽板靠近顶部的一个地方轻轻刮着，这是个穿透金属外壳的光滑小洞。水升不到那么高。

化学家的眼睛睁得滚圆：“不，先生，以前没那东西。我可以保证。”

“嗯，另一边会不会也有一个？”

“嗯，真该死。我是说另一边也有一个，先生。”

“好吧，过来，透过小洞瞧瞧吧。……请把恒温器关掉。现在别动。”他的手指按在墙上的小洞上。“你看到什么啦？”他大声喊道。

“看到您的手指，先生。小洞就在那儿吗？”

史密斯博士没有回答。他不动声色地说道：
“再朝另一个方向看。……现在看到什么啦？”

“现在什么也没有看到。”

“可那正是放坩埚的地方，里面有铀。你看到的碰巧就是那地方，不是吗？”

“我想是这样，先生。”他回答得十分勉强。

史密斯博士迅速扫了一眼依然敞开的门上的室标，冷冷地说道：“詹宁斯先生，这可绝对是头等机密。我希望你别同任何人谈起，懂吗？”

“完全懂，先生。”

“那我们就走吧。我们派放射物检查人员来检查这地方。你我可要长期在医院受折磨了。”

“您是说，我们受到了辐射灼伤？”化学家的脸唰地一下变白了。

“我们等着瞧吧。”

经过检查，他们俩都没有严重辐射灼伤的迹象。血球计数正常，头发根未发现异常病变，正在加重的恶心不过是心理作用，再没有其他症状了。

在整个研究所，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找不到任何人能解释为什么一坩埚原铀在大大低于裂变的数量时，并没有直接的中子撞击却会突然熔化，而且放射出意义深远的致命电晕光。

唯一的结论是：核物理学尚有奇怪而有危险的冷僻角落。

然而，史密斯博士在最后准备好的报告中，并没有将全部真相和盘托出。他根本不提实验室里的小洞，不提距装铀坩埚最近的洞小如针尖，恒温器另一边的洞则稍大一些；而距那可怕地方三倍远的墙上小洞却大得可插一枚钉子。

直线延伸的光束能射出好几英里，直到地球的曲线使表面离开光束，从而防止它造成更多的伤害，但这时，光束已达十英尺宽。随后，光束便空空洞洞地射入太空，继续扩展但强度减弱，成为宇宙间一个奇特的成员。

史密斯博士没有向任何人讲过这个设想。

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第二天他还在医院时，曾叫人送来几份晨报，并按脑子里想的特定目标从各个栏目中寻找消息。

可是，在巨大的都市里，每天有那么多失踪，却从未有人尖叫着找警察模模糊糊地报告说，有个人（难道会是半个？）如何在眼皮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至少没有报道过这类案件。

最后，史密斯博士强迫自己忘掉所有这一切。

对约瑟夫·施瓦茨来说，事情就出在两步之间。他抬起右脚，正想踢开那碎布娃娃，就在这时，他感到一阵头晕，仿佛旋风在一瞬间将他凭空卷起，吹出了他的五脏六腑。右脚刚一落地，却又一

下子呼不出气来，他感到自己的身子在慢慢蜷缩，终于滑倒在草地上。

他紧闭双眼，等了好久，然后又睁开眼睛。

果然不错！他正坐在草地上，原先他是在水泥地上散步的。

房子全不见了！那边一排排的白色房子，连同它们的草坪，统统不见了！

他现在坐的地方，其实并不是草坪。这儿杂草丛生，未经修剪，四周还有很多很多树木，那边地平线上还有更多。

最使他震惊的事出现了：树上的叶子已经变红，其中有些已是枯叶，他感到就在他手里，便有一片又干又脆的枯叶。尽管他是城里人，但秋天来临，也是会觉察出来的。

秋天！然而，刚才他抬起右脚时，明明是六月天，满眼都是令人陶醉的郁郁葱葱。

他一边沉思，一边不由自主地朝自己的双脚望去，随即一声尖叫，手便向脚边伸了出去……那个他跨过的小布娃娃，是个活生生的现实……

啊，不！他用颤颤巍巍的双手把它翻了个身，竟然不是个完整的！不过并非残缺不全，而是被切了一刀。好怪！切口的纵面干净利落，里面的废纱填充物也一根不乱。它平卧在地上，线断了，线头却切得齐齐整整。